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
第二十六回 乾娘子色笑代承歡 老捕役潛身拿梟使

當下我姊姊匆匆的上轎去了。忽報關上有人到，我迎出去看時，原來是帳房裡的同事多子明。到客堂裡坐下，子明道：「今日送一筆款到莊上去，還要算結去年的帳。天氣不早了，恐怕多耽擱了，來不及出城，所以我先來知照一聲，倘來不及出城，便到這裡寄宿。」我道：「謹當掃榻恭候。」子明道：「何以忽然這麼客氣？」大家笑了一笑。子明便先到莊上去了。等了一會，母親和姊姊回來了。只見母親面帶怒容。我正要上前相問，姊姊對我使了個眼色，我又不開口。只見母親一言不發的坐著，又沒有說話好去勸解。想了一會，仍退到繼之這邊，進了上房，對繼之夫人道：「家母到家伯那邊去了一次回來，好像發了氣，我又不勸，求大嫂子代我去勸勸如何？」繼之夫人聽說，立起來道：「好端端的發甚麼氣呢？」說著就走。忽然又站著道：「沒頭沒腦的怎麼勸法呀！」低了頭一會兒，再走到裡間，請了老太太同去。我道：「怎麼驚動了乾娘？」繼之夫人忙對我看了一眼，我不解其意，只得跟著走。繼之夫人道：「你到書房去憩憩罷！」我就到書房裡看了一回書。憩了好一會，聽得房外有腳步聲音，便問：「那個？」外面答道：「是我。」這是春蘭的聲音。我便叫他進來，問作甚麼。春蘭道：「吳老太太叫把晚飯開到我們那邊去吃。」我問：「此刻老太太做甚麼？」春蘭道：「打牌呢。」我便走過去看看，只見四個人圍著打牌，姊姊在旁觀局；母親臉上的怒氣，已是沒有了。

姊姊見了我，便走到母親房裡去，我也跟了進來。姊姊道：「乾娘、大嫂子，是你請了來的麼？」我道：「姊姊怎麼知道？」姊姊道：「不然那裡有這麼巧？並且大嫂子向來是莊重的，今天走進來，便大說大笑，又倒在伯娘懷裡，撒嬌撒癡的要打牌。這會又說不過去吃飯了，要搬過來一起吃，還說今天這牌要打到天亮呢。」我道：「這可來不得！何況大嫂子身體又不好。」姊姊道：「說說罷了，這麼冷的天氣，誰高興鬧一夜！」我道：「姊姊到那邊去，到底看見鬧的怎麼樣？」姊姊道：「我也不知道。我到那裡，已經鬧完了。一個在那裡哭，一個在那裡嚇眉唬眼的。我勸住了哭，便拉著回來。臨走時，伯父說了一句話道：『總而言之，我不曾提挈姪兒子升官發財，是我的錯處。』」我道：「這個奇了，那裡鬧出這麼一句蠻話來？」姊姊道：「我那裡得知。我教你，你只不要向伯娘問起這件事，只等我便中探討出來告訴你，也是一樣的。」說話之間，外面的牌已收了，點上燈，開上飯，大家圍坐吃飯。繼之夫人仍是說說笑笑的。吃過了飯，大家散坐。

忽見一個老媽子，抱了一個南瓜進來。原來是繼之那邊用的人，過了新年，便請假回去了幾天，此刻回來，從鄉下帶了幾個南瓜來送與主人，也送我這邊一個。母親便道：「生受你的，多謝了！但是大正月裡，怎麼就有了這個？」繼之夫人道：「這還是去年藏到此刻的呢。見了他，倒想起一個笑話來：有一個鄉下姑娘，嫁到城裡去，生了個兒子，已經七八歲了。一天，那鄉下姑娘帶了兒子，回娘家去住了幾天。及至回到夫家，有人問那孩子：『你到外婆家去，吃些甚麼？』孩子道：『外婆家好得很，吃菜當飯的。』你道甚麼叫『吃菜當飯』？原來鄉下人苦得很，種出稻子都賣了，自己只吃些雜糧。這回幾天，正在那裡吃南瓜，那孩子便鬧了個吃菜當飯。」說的眾人笑了。

他又道：「還有一個城裡姑娘，嫁到鄉下去，也生下一個兒子，四五歲了。一天，男人們在田裡擡了一個南瓜回來。那南瓜有多大，我也比他不出來。婆婆便叫媳婦煮了吃。那媳婦本來是個城裡姑娘，從來不曾煮過；但婆婆叫煮，又不能不煮，把一個整瓜，也不削皮，也不切開，就那麼煮熟了。婆婆看見了也沒法，只得大家圍著那大瓜來吃。」說到這裡，眾人已經笑了。他又道：「還沒有說完呢。吃了一會，忽然那四五歲的孩子不見了，婆婆便吃了一驚，說：『好好同在這裡吃瓜的，怎麼就丟了？』滿屋子一找，都沒有。那婆婆便提著名兒叫起來。忽聽得瓜的裡面答應道：『奶奶呀，我在這裡磕瓜子呢。』原來他把瓜吃了一個窟窿，扒到瓜瓢裡面去了。」說的眾人一齊大笑起來。

老太太道：「媳婦今天為甚這等快活起來？引得我們大家也笑笑。我見你向來都是沉默寡言的，難得今天這樣，你只常常如此便好。」繼之夫人道：「這個只可偶一為之，代老人家解個悶兒；若常常如此，不怕失了規矩麼！」老太太道：「哦！原來你為了這個。你須知我最恨的是規矩。一家人只要大節目上不錯就是了，餘下來便要大家說說笑笑，才是天倫之樂呢。處處立起規矩來，拘束得父子不成父子，婆媳不成婆媳，明明是自己一家人，卻鬧得同極生的生客一般，還有甚麼樂處？你公公在時，也是這個脾氣。繼之小的時候，他從來不肯抱一抱。問他時，他說《禮經》上說的：『君子抱孫不抱子。』我便駁他：『莫說是幾千年前古人說的話，就是當今皇帝降的聖旨，他說了這句話，我也要駁他。他這個明明是教人父子生疏，照這樣辦起來，不要把父子的天性都泯滅了麼！』這樣說了，他才抱了兩回。等得繼之長到了十二三歲，他卻又擺起老子的架子來了，見了他總是正顏厲色的。我同他本來在那裡說著笑著的，兒子來了，他登時就正其衣冠，尊其瞻視起來。同兒子說起活來，總是呼來喝去的，見一回教訓一回。兒子見了他，就和一根木頭似的，挺著腰站著，除了一個『是』字，沒有回他老子的話。你想這種規矩怎麼能受？後來也被我勸得他改了，一般的和兒子說說笑笑。」我道：「這個脾氣，虧乾娘有本事勸得過來。」老太太道：「他的理沒有我長，他就不得不改。他每每說為人子者，要色笑承歡。我只問他：『你見了兒子，便擺出那副閻王老子的面目來；他見了你，就同見了鬼一般，如何敢笑？他偶然笑了，你反罵他沒規矩，那倒變了色笑逢怒了，那裡是承歡呢？古人斑衣戲彩，你想四個字當中，就著了一個戲字；倘照你的規矩，雖斑衣而不能戲，那只好穿了斑衣，直挺挺的站著，一動也不許動，那不成了廟裡的菩薩了麼？』」說的眾人都笑了。老太太又道：「男子們只要在那大庭廣眾之中，不要越了規矩就是了。回到家來，仍然是這般，怎麼叫做父子有恩呢，那父子的天性，不要叫這臭規矩磨滅盡了麼？何況我們女子，婆媳、妯娌、姑嫂團在一處，第一件要緊的是和氣，其次就要大家取樂了。有了大事，當了生客，難道也叫你們這般麼！」姊姊道：「乾娘說的是和氣，我看和氣兩個字最難得。這個肯和，那個不肯和，也是沒法的事。所以家庭之中，不能和氣的十居八九。像我們這兩家人家，真是十中無一二的呢。」老太太道：「那不和的，只是不懂道理之過，能把道理說給他聽了，自然就好了。」

姊姊道：「我也曾細細的考究過來，不懂道理，固然不錯，然而還是第二層，還有第一層的講究在裡頭。大抵家庭不睦，總是婆媳不睦居多。今天三位老人家都是明白的，我才敢說這句話：人家聽說婆媳不睦，總要派媳婦的不是。據我看來，媳婦不是的固然也有，然而總是婆婆不是的居多。大抵那個做婆婆的，年輕時也做過媳婦來，做媳婦的時候，不免受了他婆婆的氣，罵他不敢回口，打他不敢回手。捱了若干年，他婆婆死了，才敢把腰伸一伸。等到自己的兒子大了，娶了媳婦，他就想這是我出頭之日了，把自己從前所受的，一一拿出來向媳婦頭上施展。說起來，他還說是應該如此的，我當日也曾受過婆婆氣來。你想叫那媳婦怎樣受？哪裡還講甚麼和氣？他那媳婦呢，將來有了做婆婆的一天，也是如此。所以天下的家庭，永遠不會和睦的了。除非把女子叫來，一齊都讀起書來，大家都明了理，這才有得可望呢。我常說過一句笑話：凡婆媳不睦的，不必說是不睦，只當他是報仇，不過報非其人，受在上代，報在下代罷了。」

我笑道：「姊姊的婆婆，有報仇沒有？」姊姊道：「我的婆婆，我起先當是天下獨一無二的；到這裡來，見了乾娘，恰是一對。自從我寡了，他天天總對我哭兩三次，卻並不是哭兒子，哭的是我，只說怪賢德的媳婦，年紀又輕，怎麼就叫他做了寡婦。其實我這麼個人，少點過處就了不得了，哪裡配稱到『賢德』兩個字！若是那個報仇的婆婆，一個寡媳婦，哪裡肯放他常回娘家，還跟著你跑幾千里路呢，不硬留在家裡，做一個出氣的傢伙麼！」我道：「這報仇之說，不獨是女子，男子也是這樣。我聽見大哥說，凡是做官的，上衙門碰了上司釘子，回家去卻罵底下人出氣呢。」姊姊道：「我這個不過是通論，大約是這樣的居多罷了，怎麼加得上『凡是』兩個字，去一網打盡！」

說到這裡，繼之的家人來說：「關上的多師爺又來了，在客堂裡坐著。」我取表一看，已經亥正了。暗想何以此刻才來，一

面對姊姊道：「這個你明日問大哥去，不是我要一網打盡的。」說著出來，會了子明，讓到書房裡坐。子明道：「還沒睡麼？」我道：「早呢。你在哪裡吃的晚飯？」子明道：「飯是在莊上吃的。倒是弄擰了一筆帳，算到此刻還沒有鬧清楚，明日破天亮就要出城去查總冊子。」我道：「何必那麼早呢？」子明道：「還有別的事呢。」我道：「那麼早點睡罷，時候不早了。」子明道：「你請便罷。我有個毛病，有了事在心上，要一夜睡不著的。我打算看幾篇書，就過了這一夜了。」我道：「那麼我們談一夜好麼？」子明道：「你又何必客氣呢，只管請睡罷。」我道：「此刻我還不睡，我和你談到要睡時，自去睡便了。我和繼之談天，往往談到十二點、一點，不足為奇的。」子明笑道：「我也聽繼之、述農都說你歡喜聽人家說新聞故事。」我道：「你倘是有新聞故事和我說，我就陪你談兩三夜都可以。」子明道：「哪裡有許多好談！」我道：「你先請坐，我去去再來。」說罷，走到我那邊去，只見老太太們已經散了，大家也安排睡覺。便對姊姊道：「我們家可有乾點心，弄點出去，有個同事來了，說有事睡不著，在那裡談天，恐怕半夜裡要飯呢。」姊姊道：「有。你去陪客罷，就送出來。」

我便回到書房，扯七扯八的和子明談起來，偶然說起我初出門時，遇見那扮官做賊，後來繼之說他居然是官的那個人來。子明道：「區區一個候補縣，有甚麼希奇！還有做賊的現任臬臺呢。」我道：「是那個臬臺？幾時的事？」子明道：「事情是好多年了，只怕還是初平『長髮軍』時的事呢。你信星命不信？」我道：「奇了，怎麼憑空岔著問我這麼一句？」子明道：「這件事因談星命而起，所以問你。」我道：「你只管談，不必問我信不信。」子明道：「這個人本來是一個飛簷走壁的賊。有一天，不知哪裡來了一個算命先生，說是靈得很，他也去算。那先生把他八字排起來，開口便說：『你是個賊。』他倒吃了一驚，問：『怎樣見得？』那先生道：『我只據書論命。但你雖然是個賊，可也還官星高照，你若走了仕路，可以做到方面大員。只是你要記著我一句話：做官到了三品時，就要急流勇退，不然就有大禍臨頭。』他聽了那先生的話，便去偷了一筆錢，捐上一個大八成知縣，一樣的到省當差，然而他還是偷。等到補了缺，他還是偷。只怕他去偷了治下的錢，人家來告了，他還比差捉賊呢。可憐那差役倒是被賊比了，你說不是笑話麼！那時正是有軍務的時候，連捐帶保的，升官格外快。等到他升了道臺時，他的三個兒子，已經有兩個捐了道員、知府出身去了。那捐款無非是偷來的。後來居然放了安徽臬臺。到任之後，又想代第三的兒子捐道員了。只是還短三千銀子，要去偷呢。安慶雖是個省城，然而兵燹之後，元氣未復，哪裡有個富戶，有現成的三千銀子給他偷呢。他忽然想著一處好地方，當夜便到藩庫裡偷了一千兩。到得明天，庫吏知道了，立刻回了藩臺，傳了懷寧縣，要立刻查辦。懷寧縣便傳了通班捕役，嚴飭查拿。誰知這一天沒有查著，這一夜藩庫裡又失了一千銀子。藩臺大怒，又傳了首縣去，立限嚴比。首縣回到衙門，正要比差，內中一個老捕役稟道：『請老爺再寬一天的限，今夜小人就可以拿到這賊。』知縣道：『莫非你已經知道他蹤跡了麼？』捕役道：『蹤跡雖然不知，但是這賊前夜偷了，昨夜再偷，一定還在城內。這小小的安慶城，盡今天一天一夜，總要查著了。』官便准了一天限。誰知這老捕役對官說的是假話，他那裡去滿城查起來，他只料定他今夜一定再來偷的。到了夜靜時，他便先到藩庫左近的房子伏定了。到了三更時，果然見一個賊，飛簷走壁而來，到藩庫裡去了。捕役且不驚動他，連忙跑在他的來路上伏著。不一會，見他來了，捕役伏在暗處，對準他臉部，『噠』的飛一片碎瓦過來。他低頭一躲，恰中在額角上，仍是如飛而去。捕役趕來，忽見他在一所高大房子上，跳了下去。捕役正要跟著下去時，低頭一看，吃了一驚。」

正是：正欲投身探賊窟，誰知足下是官衙。不知那捕役驚的甚麼，且待下回再記。